

绿色经典文库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我们的国家公园

GREEN
CLASSICS LIBRARY

OUR NATIONAL
PARKS

[美] 约翰·缪尔/著 郭名惊/著

by John Muir Translated by Guo Mingjing

GREEN
CLASSICS LIBRARY

♣ 绿色经典文库

我们的国家公园 OUR NATIONAL
PARKS

[美] 约翰·缪尔 / 著 郭名惊 / 著

by John Muir Translated by Guo Mingjing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ur National Parks

by John Muir

(吉)新登字 01 号

我们的国家公园

著 者 [美]约翰·缪尔

译 者 郭名惊

责任编辑 范春萍

责任校对 肖 凡

封面设计 张亚力

版式设计 刘玉文

责任排版 宋茜茜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5 插页 1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095-5/G·832

定 价 13.5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总 序

环境和生态问题事关人类的生存大计。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当严重，环境状况不断恶化，但有关调查却显示，我国公众和学界的环境意识均非常欠缺。我们深感，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伦理，是我们走向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艰巨的文化工程，中国的绿色事业任重而道远。

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有许多绿色著作以其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体悟、对美丽荒野的细致描绘、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历史性反思，感动过成千上万的读者，激励他们自觉投身于环境保护的事业中。其中许多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公众的巨大震动，成为人人争读的畅销书，有些甚至被誉为“绿色圣经”。

正是这些书籍的广泛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着整个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促成了一系列国际性环境保护机构和组织的酝酿成立及国际性环境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某些环境劫难的发生时间……

然而在我国，这些著作有的还没有被翻译过来；有的虽然有中译本出版，但无声无息，影响很小；有的虽然翻译出版之

后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未给读者展开一个绿色的视野。《绿色经典文库》郑重征购版权，将这些久负盛名的绿色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给我国读者。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尽管历时不长，但也涌现了不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绿色经典文库》精选其中的代表性著作，以记录绿色精神在中国的成长历程。

我们希望，这些绿色读本的系统出版能够形成一股绿色冲击力，增进和深化全民的环境意识；我们也希望，《绿色经典文库》能够成为一个绿色思想库，使中国的学界在消化吸收绿色观念方面有第一手的基本文献可以依靠。诚望各界有识之士对选题和译本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出好这套文库，共同为中国的绿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吴国盛

1997年10月

谨以这本小书献给
查尔斯·斯普拉格·萨金特
我们国家森林坚贞
不渝的热爱者
和坚定不移的
捍卫者

代 序

《我们的国家公园》是一部至高无上的指南，是由一个最合适不过的人帮助创造的，对于约塞米蒂和其他那些了不起的公园的激动人心的展示。跟随约翰·缪尔快步穿行于国家公园之后，以往的旅游者想以新的视角重访故地，而不曾造访过的人则按捺不住向往之情。

这本长期绝版的书最早问世于1901年，在此之前，它的十篇美文就已先行见诸于《太平洋月报》。缪尔怀着一个单纯的企图来写作——用他的描绘引诱人们到公园来，看和欣赏。如果足够多的人追随缪尔而来，他们必然会像缪尔一样地热爱这自然美景，公园便可得以保护。

缪尔所推行的公共关系使命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本书的每一页承载着他奔腾而不可抗拒的热情。和着这位伟大的自然保护者弹奏的自然之韵律，时而，我们与白发缪尔在山巅的暴风雷电之中发出吼声；时而，又在山脚下的岩石堆边舞蹈。我们与他一同领略地震的惊天动地，巨石滑落、森林大火、壮观涧泉、奇异冰川，我们与他分享那红木林中的静谧，在圆木小屋中过夜。《我们的国家公园》有回想、有哲学，更多的是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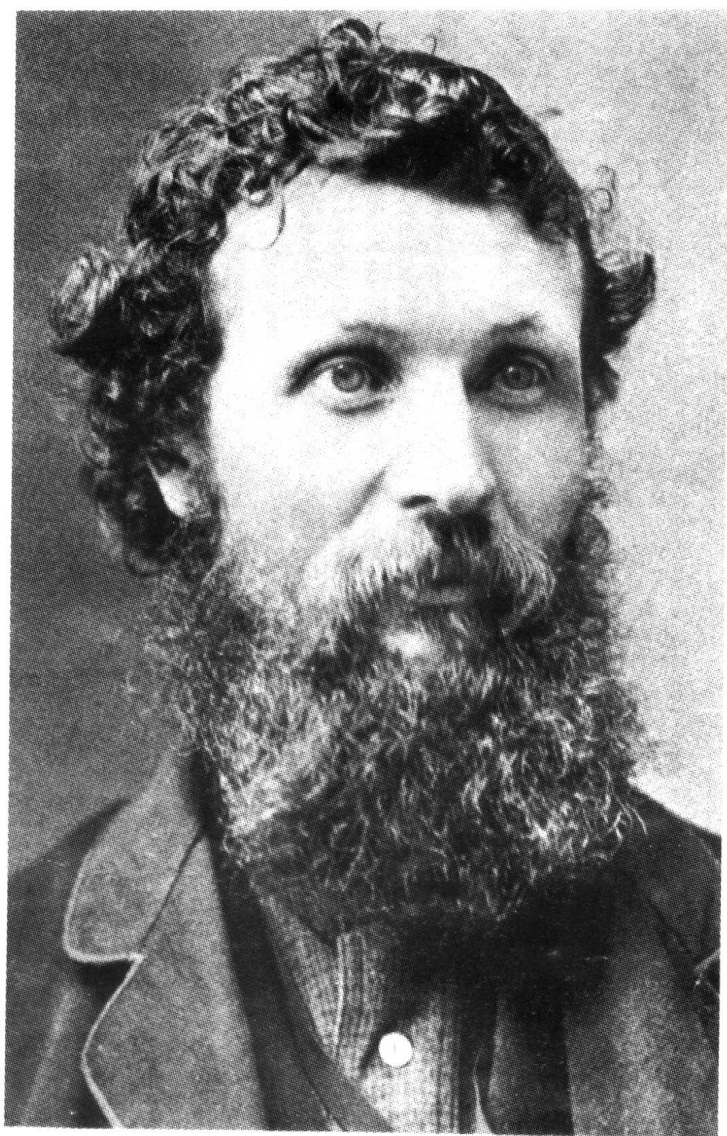
人的描述。所有这一切皆得自于敦厚的缪尔。

虽然书中介绍了黄石公园、红杉公园、大峡谷以及美国其它国家公园，但是缪尔赋予了最多的热情于他的最爱——约塞米蒂，深入内华达州塞拉的心脏。缪尔解释说：“在我攀登过的所有山脉中，我最喜欢内华达的塞拉，尽管它极度崎岖，它的主要面貌展开在最宏大的高度和深度之上，但并不难接近，并且热情好客，它那令人叹服的美丽展示出惊人的和迷人的形式，引来崇拜的游人络绎不绝，其魅力和魔力无穷。”

诚然，全书有六章让给了约塞米蒂，讲公园的森林、天然花园、泉水、溪流、动物和鸟。三章谈其他公园，而作为结束的一篇文章，真挚感人地恳求救护美国森林。

所有到过伟大的西部国家公园的人们，以及所有有一天将要去探访的人们，都会被缪尔的描述迷住。这种天然的庄严伟大被深深地镌刻进约翰·缪尔的崇高精神之中。它照耀着这本非凡之作的每一页。

译自原书封底



约翰·缪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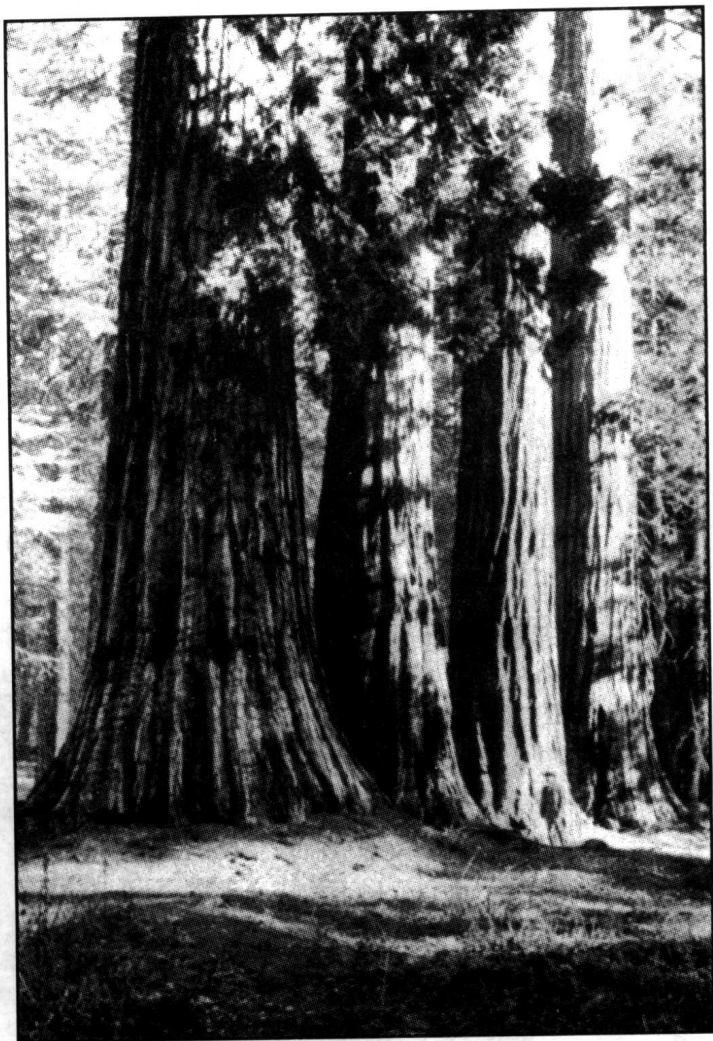


图 1 马里波萨丛林的巨杉

前 言

理查德·F·弗莱克

约翰·缪尔，1839年生于苏格兰的邓巴，11年后，他与家人一同移居到威斯康星中部，其父在那里的方丹湖滨拓荒，开辟出一片农场。缪尔对于大自然的兴趣在苏格兰时就已明显地显现出来，而在威斯康星的自然环境中，他的这种兴趣日益浓厚起来。尽管他那信奉加尔文教义的严厉父亲丹尼尔分派给他异常繁重的力气活，但他仍不时有机会到林中漫步。虽然缪尔的童年时光大多花费在诸如砍劈栅栏木、耕地、播种和收获粮食以及打井一类田间重活上，但只要一有机会，小约翰就深怀着巨大热情地观察周围橡树林和山胡桃树林中的飞禽走兽。作为他的传记作家，林尼·马什·沃尔夫写道：“对于这个未来的自然主义者，在整个世界上，他再也找不到像方丹湖、沼泽草原，以及环抱着它们的丛林这样丰富的宝库作为训练和培养自己的课堂了。

就在他在农场上成长的过程中，缪尔开始展露其非凡的机械制作能力和发明的天才。他制作了一些省力的装置，如一座

小型的自我成形锯木厂和一台可以自动点火点灯的“早起机”。1860年，他在麦迪逊举办的威斯康星州立博览会上展示了一些他的机械发明，特别是他用木头制作的引人瞩目的钟表。在那里，他的发明得到了广泛关注。在参加了那次州立博览会之后，缪尔决定到威斯康星大学去读书。他知道他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系主任也对他予以鼓励，他被录取了——这个年轻的苏格兰人面前升起了一条崭新的地平线。通过埃兹拉·斯洛克姆·卡尔教授，缪尔熟悉了路易斯·阿加西斯的理论，路易斯·阿加西斯认为是一块大陆冰毯刻蚀出了欧洲的主要地形地貌。缪尔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教授詹姆斯·戴维·巴特勒敦促他像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那样作一本札记。在教授和卡尔夫人的家中，缪尔接触到了爱默生与亨利·大卫·梭罗的著作，这两位作者对其日后的思想与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在大学里只读了两年半，但大学生活与威斯康星的丛林一样，成为确立缪尔人生目标的重要因素之一。

1866年，缪尔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车辆厂找了份工作，希望在这里干到挣上几百美元为止，这样自己就能够继续从事在“自然大学”中的研究了，而梭罗在他之前已经进行过这种研究。他对公司——奥斯古德，史密斯公司的工作越来越投入，其工作性质是作为效率专家为提高产量提供建议。然而，在经历了一次险些夺去其右眼视力的可怕的事故之后，他决定在自己康复之后，将余生投入到大自然中，去饶有兴致地钻研上帝的杰作。就在他康复的过程中，有人颇具预见性地送给他一小本约塞米蒂图册。

1867年9月1日标志着缪尔献身于大自然事业的开端，他启程开始了从印第安纳到佛罗里达的长途徒步旅行，后来他将这次旅行记录在一本名为《走向海湾的一千英里》的书中。在

这本书里，面对人类冷酷无情的进攻，缪尔坚定不移地捍卫着野生生物的权利。“现在，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先师们似乎从未意识到，”缪尔在他的札记中匆匆写道，“造物主创造出动植物的首要目的是要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获得幸福，而不是为了其中一个的幸福而创造出其余的一切。为什么人类要将自己这一小部分利益凌驾于万物的整体利益之上呢？”这一哲学思想在他到达加利福尼亚山地的最后终点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光的山脉”，那是在他从印第安纳的杰弗逊维尔启程6个月后的1868年。

那一年的深秋，缪尔找到了一个在约塞米蒂地区放羊的差事。牢记着巴特勒教授的建议，他那段时间一直作札记，而那些札记最终形成了他第一部关于西部的书——《我在北美西部山地的第一个夏天》（1911年出版）的素材。工休的时候，他深入山峰峡谷之中，去研究造物主是如何塑大自然的。由于脑海中充满了阿加西斯的冰川理论，缪尔很快便得出结论：包括约塞米蒂在内的北美西部山地的U型谷地都是由数千年前巨大的冰野或冰川刨蚀出来的。他的结论与国家地质学家乔赛亚·德怀特·惠特尼的截然相反，乔赛亚·德怀特·惠特尼认为约塞米蒂是在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变中形成的。在他以前的教授和一位加利福尼亚的教授约翰·勒·孔特的鼓励下，缪尔撰文阐述其有关北美西部山地古代冰川的理论。于是他卷入了一场与惠特尼的争论之中，这使他在加利福尼亚和东海岸都声名狼藉。与此同时，缪尔开始了他描写西部的写作事业，他发表了大量关于加利福尼亚山地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于《陆上旅行月刊》、《旧金山杂志》、《世纪》，后来则刊登在《大西洋月刊》、《记录》及《哈泼斯》等刊物上。最终这些文章被结集成书，书名为《加利福尼亚的山》（1894年），该书着重讲述了大自

然傲视一切与和谐一致的整体性。缪尔认为即使是在地震一类的灾难之中也能看出大自然的和谐。通过毁灭实现再生，因此在缪尔看来，地震与火山都是“可喜”的事件。在描述由地震造成的崖锥时，他写道：“如果有一段时间你还认为这些崖锥只是一些脏乱不堪的垃圾堆，那就请你爬上一座崖锥的锥顶，绑紧你的登山鞋，然后再鼓起勇气毫不犹豫地往下跑，并以均匀的速度踏着石块一块一块地往下跳，这时你会感到你的双脚正在演奏一部乐曲，你很快会发现这些富有乐感和诗意的乱石堆给你提供的是一种美妙而动听的音乐课。所有的大自然都是如此，像各种暴风、山火熔流、地震、洪水等等，这些所谓的自然灾害，无论它们乍看起来是如何的神秘而暴横，但实则都是创作音乐的音符，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上帝的爱。”缪尔最钟爱的动物水鸟鸫和道格拉斯松鼠在《加利福尼亚的山》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按照缪尔的观点，与其他物种一道，这两种生灵也应拥有自己的栖息地，就像人类拥有城市一样。动物需要得到保护，从而免受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的摧残。

1874年，约翰·缪尔与路易·万达·斯特伦佐尔相识。路易·万达·斯特伦佐尔是加利福尼亚州康特拉·科斯培郡一位出生于波兰的园艺师和水果生产商的女儿，6年后他们结婚了。对于四海为家的缪尔来说，似乎再也找不到像斯特伦佐尔这样天做之合的佳人了。如鼓励他去继续进行他的旅行和写作，而不主张他把时间消磨在斯特伦佐尔种植园的水果生产上。实际上，就在他们结婚一年之前，缪尔便去了阿拉斯加，进行他的第一次北冰洋之旅。在这里，他得以观察到“尚未成形的约塞米蒂”，那数英里的冰盖正刨蚀着阿拉斯加狭长的海湾。他的这些北冰洋之旅导致了两部有关阿拉斯加的书的诞生：《阿拉斯加之旅》（1915年）和《周游科温》（1917年），这两部书都

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版的。这两部书中都涉及到了冰川和冰川地貌，缪尔认为它们鲜活地显示出造物主是如何塑造大地的。在描述斯蒂凯恩冰川时，他写道：“我非常喜欢在这巨大的冰河上漫步，沉醉于从冰缝、冰孔、冰洞中闪现出来的难以名状的淡蓝色的柔光，沉醉于在蔚蓝色的冰洼中那数不清的池池蔚蓝色的湖水，沉醉于冰层表面的水网……溪流有大有小，在光滑的河道上优雅轻盈地流淌盘桓，每一步都唤起虔诚的仰慕，脑海中充满了大自然无尽的美丽和力量。

在其生命的同一时期，缪尔于1871年和1875年分别与两位19世纪杰出的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亨利·乔治见了面。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著作帮助缪尔形成了通过建立国家公园系统的形式保护自然环境的构想。尽管爱默生仅和他在约塞米蒂度过了很短的时光，然而缪尔却为爱默生那沉静的个性所深深打动，就像他以前为爱默生的《大自然》（1836年）一书所深深打动一样，《大自然》一书缪尔百读不厌。缪尔与爱默生相信：大自然是神明的象征。对于缪尔而言，大自然是上帝的庙堂，有生命的廊柱才完整。对这座神圣的庙堂的破坏显然就是对神明的亵渎，因此，无论处于何处，对这些上帝的庙堂的保护都是至关重要的。

缪尔与哲学家、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其旧金山的家中相见并进行了交谈，按照林尼·马什·沃尔夫的说法，他一定读过乔治著名的小册子《我们的土地和土地政策》。沃尔夫将乔治的小册子总结为：“作为我们的共同母亲，地球应该属于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土地与自然资源是所有财富的源泉。贫困、冷漠、疾病和犯罪都源于土地垄断。‘人类是一种陆地动物’，他霸占了土地，并实行农奴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宇宙的法则。然而人类却将其篡改改为‘万物为了极少数’”。为了

加强自己与乔治的相同观点，缪尔着手努力将约塞米蒂辟为国家公园，而这只是遍布北美的更大的公园体系的一部分。缪尔措辞有力的文章、在其首倡下 1892 年北美西部山地俱乐部的创立以及他对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内的政治家的巨大影响，推动了国家公园事业的发展。像亨利·大卫·梭罗在他的《缅因的丛林》（1864 年）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缪尔公开反对木材公司的利益，呼吁加强政府对策。他对商业利益和支持它们的政客们不时提出严厉的批评。缪尔得知缅因的白松和黑云杉遭到破坏的情况，于是决心不让北美西部山地的巨杉遭受同样的命运。虽然缪尔在一些重要的战役中失败了，其中最主要的是试图阻止将壮丽的赫奇—赫奇谷变成旧金山的一座水库，但他仍旧赢得了很多战役的胜利。就在他去世两年之后的 1916 年，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成立了。从它成立之初，就向 16 个国家公园和 21 座国家纪念物提供了联邦保护。

《我们的国家公园》于 1901 年由霍顿·米夫林公司出版了第一版，并于 1916 年作为一套十卷本丛书的第六卷进行了再版。与此同时，还刊行了 750 本“手稿版”的《我们的国家公园》，其中每一本书中都夹有一页手稿，而人们更容易得到的北美西部山地版的《我们的国家公园》这时也出版了。书中包括了最初发表于 1897 年 8 月至 1901 年 9 月的《大西洋月刊》上的 10 篇短文。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原有的短文篇名都变成了现在各章的标题——《巨杉与格兰特将军国家公园》原名为《寻找巨杉树》。尽管《大西洋月刊》的发行量属于中等，在 1.2 万到 2 万份之间，然而它却是世纪之交美国四家最杰出的期刊之一。根据弗兰克·莫特《美国杂志史》一书记载：当约翰·缪尔的文章发表时，《大西洋月刊》正转向政治矛盾、社会改革和对政府腐败的揭露方面。理所当然，这些文章吸引了当

时政府官员的注意。作为这些文章的一种影响效果，当《我们的国家公园》于1901年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出现时，它成了一本小小的畅销书，这对于进一步唤起人们对自然保护事业的兴趣和协助缪尔本人在立法机构面前的政治努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就在这部书出版后的不到四年里，加利福尼亚州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使约塞米蒂脱离了州政府的控制，这样就为它成为全国第二个国家公园铺平了道路，黄石国家公园是全国第一个国家公园。

1901年，在《我们的国家公园》最初的序言中，缪尔写道：“我用尽浑身解术来展现我们的自然山林保护区和公园的美丽、壮观与万能的用途，我持这样一种观点：号召人们来欣赏它们，享受它们，并将它们深藏心中，这样对于它们进行长期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就可以得到保证。”因此，这部书在赢得公众对“合理利用”的支持上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缪尔吸引今天读者的地方是：他对多彩的自然风光浓墨重彩、有时是光芒四射的描写；他提供的植物、树木和岩石的大信息量的名录、他的地质描述——从混沌初开到现代直观地再现了地质事件，以及他对《圣经》和他最喜欢的两位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的典故的多项引用。然而超出其他一切之上的是，他不断地提醒我们对大自然的需求和我们对大自然的责任。正如缪尔总结的那样：“自从耶稣时代，在所有美妙而沧桑的世纪里，长久以来一直是上帝照看着这些树，把它们从干旱、疾病、雪崩以及上千次毁灭性的风暴与洪水中拯救出来；然而现在他却无法从白痴手中拯救它们了，能够拯救它们的只有山姆大叔。”

怀俄明大学

拉腊米 怀俄明

1980年7月